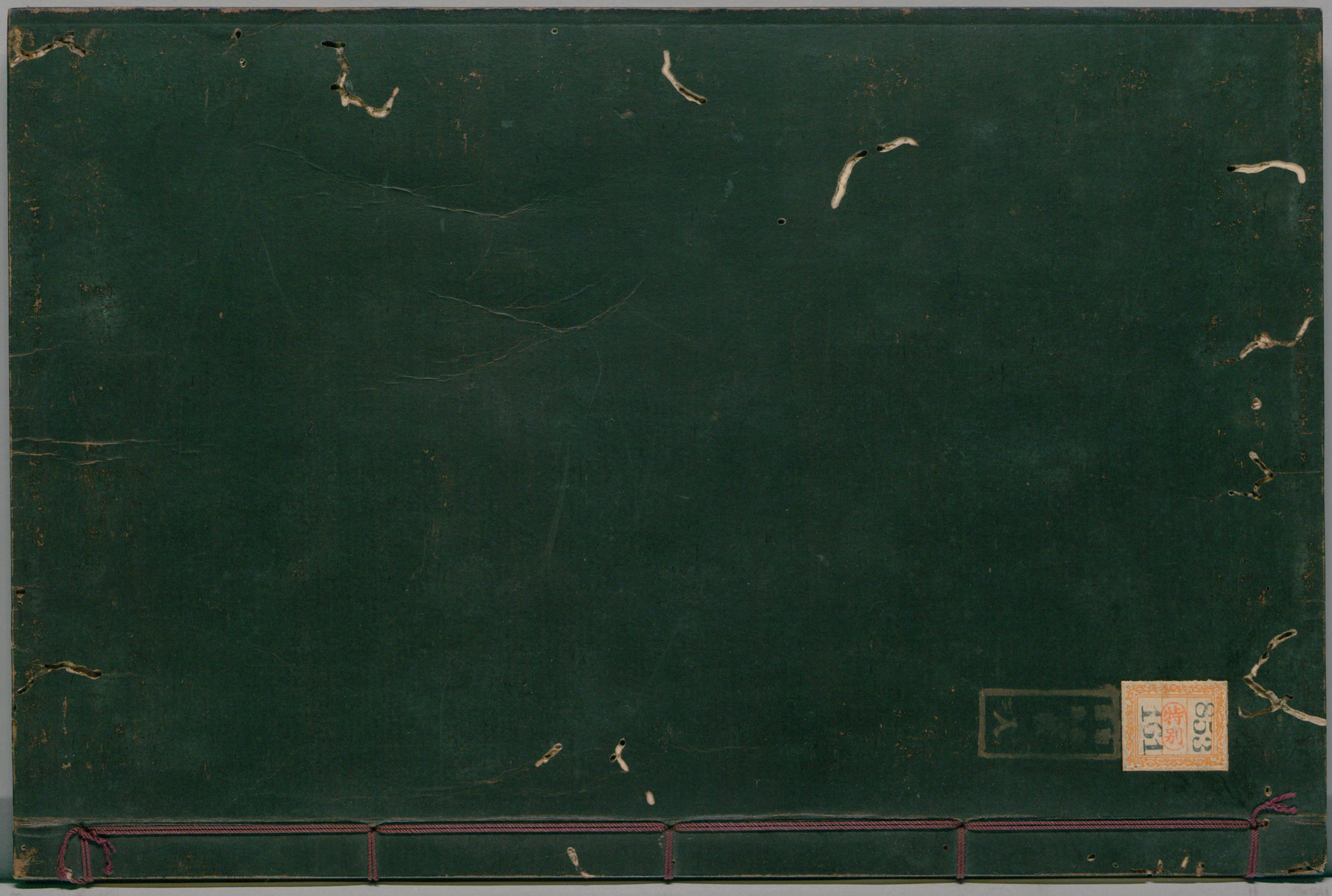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

## 隱公二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 齊僖十一 晉鄂四 衛桓十四 曹桓三十七 陳桓二十五 蔡宣三十 鄭莊二十一 宋穆九卒 秦文四十六 楚武二十一

## 春王二月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二月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王正月有事則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正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闕川吳氏曰每歲春之下書月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乃時王之時王正月者九十月皆於歲首係王正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或舊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王正月盟于鄧十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求金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邪

## 已已日有食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

言朔或不言朔朔日某月某日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甚之也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血氣衰則爲害必矣又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已忘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何氏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明時之法也 朱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二十晝二十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二十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二十晝一十夜則日行一十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十二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日月雖同度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故春秋日食必書 汪氏曰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小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而食若家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裏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二十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 張氏曰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掩晦海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青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則災之所生乃德之不脩也明矣

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 臨川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於人事何與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其常也實繫出納敬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書之史失之詳畧異也

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妄

婦乘其夫〔何氏曰〕桓十七年日食有夫人譖公侯伐而殺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夫人逆亂通于二叔殺二子之應或臣子皆有

君父〔汪氏曰〕是年日食有楚屈瑕之應桓十七年日食有衛州吁弑君公子晏專兵權之應莊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日食既有鄭拒王師之應

恣肆謀篡弑之應僖五年二日食有晉里克弑二君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世子商臣弑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宋弑二君商人宣公弑赤皆弑庶

其二之應成十七年日食有晉弑州蒲之應襄十四年日食有衛孫寧逐君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既有



齊崔杼衛寧喜弑君之應二十七年日食有闇弑吳子蔡侯般弑父昔人弑弑君之應昭七年日食有楚弑君慶之應十五年十七年日食有意如專恣許弑君買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一年日食有子朝篡奪周分爲二天下兩主之應二十五年日食有陳侯之弟招殺陳佗而代之應定十二年日食有辟弑君比如逐君吳弑僚之應十五年日食有晉荀寅士吉射叛之應完食有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之應

〔汪氏曰〕宣十七年日食有闇道微臣道強之應襄十五年日食有在大夫之應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再日食有溴梁來臣恣日甚凡大盟會征伐皆大夫爲之二慶專陳晉竊盜叛逆之應昭三十二年日食有昭公客死晉大夫專執二人于京師之應定五年日食有陪臣强橫魯失國寶

或東狄侵中國〔汪氏曰〕桓三年日食既有楚滅衛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戎犯中國宋大夫叛之應

敎鄭上僭稱王之應莊十八年日食有狄滅衛之應僖五年日食有

狄伐晉滅溫之應十二年日食有楚滅黃狄侵衛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秦獲晉侯楚執宋公中國微弱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楚滅江六狄北侵中國之應宣八年十年日食有楚莊圍宋折骸易子伐鄭勝晉敗鄭伯肉袒晉大敗于邲之應成十六年日食有楚滅舒庸之應襄二十三年日食有楚滅舒鳩之應昭七年日食有楚滅陳之應二十四年日食有吳滅徐之應

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眉]春秋正人主心術之本

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而加慎焉則免夫陪擊之愚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速敗其身矣君子見天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脩省而不敢忽況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警削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爲災而先儒以爲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曆筭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晦或食於夜或食於晝或食於前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朔或書日或不書朔不書日有食之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皆書朔此則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爲人所感之不同如以蒼天災矣又況地震山崩水旱虫類物怪之變本非有常度者乎隱公九年大雨雪而有雷雹之難晉惠公時五石隕六鷁退飛而有孟之執成公時鸜鵒來巢未幾昭孫于齊公子宋得國其應如影響不可誣也

三月辛巳天王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三月王戊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有天子在不得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得必其時也易曰或益或擊或凶或事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穀梁傳高曰崩厚之曰崩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也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以謚不書而自見也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汪氏曰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

**赴告及魯往會是也**胡氏曰不書其人亦見禮意之厚薄

**平惠定靈志心崩不生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趙氏曰不會則不書志不臣也記是以著非也

**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趙氏曰王室不告魯不足也哀諸侯爲天王服斬衰音崔儀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傳曰天子至尊也**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菲屨三年諸侯爲天子之禮也天子之喪同軌畢至爲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迭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其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薄親之情遽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龜山楊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書之不書葬罪魯不脩葬故也新主即位不書魯不
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葬天子崩各帥諸侯入
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臣可知矣〔汪氏曰〕秦昭襄主薨韓桓惠王衰絰入
秋諸侯之事天子不共戰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
國之君事大國之禮也
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於國卿
供幣送之禮詭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
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
者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汪氏曰〕或謂康王之誥所稱諸侯指
畿內諸侯而言今考書文曰敢執璋奠則各執璋
地所出之物以爲奠贄而非常礼執贄之謂也曰

應邢侯甸男衛則爲五服諸侯而非王臣食采於
畿內者也是時成王始崩同執諸侯雖不盡至
蓋召公畢公但率諸侯之已至者以受顧命耳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若而不
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汪氏曰〕成
十三年二十二年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
三年春公至文二年公如晉四年春公至十三年
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成十年七月公如晉
葬景公十一年三月公至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
春公至十三年春公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晉十二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葬
年十一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二十
三年春公至文二年公如晉四年春公至十三年
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成十年七月公如晉
葬景公十一年三月公至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
春公至十三年春公至二十八年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又拜公
此傳曰嘗有或文如於大國一旬恐誤漏也或會同
於方嶽〔汪氏曰〕僖十二年冬會葬十七年九月公
至宣七年冬會葬十八年冬會葬襄八年春公至成五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十二一月同盟于亳十六一年正一月公至自一
十一一年冬十月會尹二十二一年正一月公至或從于華
征討之事〔汪氏曰〕莊五一年冬會于防二十八一年
至自一襄十八一年十月會于貫圍許二十九一年春公
自一會于圍許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
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
之禮失春秋之義矣〔寧堂胡氏曰〕崩薨卒大一變也
地或不地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或崩或不崩或
赴而不往或往而書或往而不書或以見誅亂臣
賊子懲亂世反之正之意其義大矣如隱二年書
天一王崩王臣求賻之事即見公不奔喪不會葬之
罪他皆放此而觀之可也〔汪氏曰〕天一王崩不名不
地非畧之天下皆王土故不地以示無外四海皆
王一臣故不名以示獨尊〔劉氏曰〕王崩實赴以庚一戌
則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且於春秋何以見平一



王非庚戌崩乎左一氏之說非也公一羊一云記崩不記
葬必其時也非也凡書者皆爲我有從者耳其名一
氏者貴者命卿也
不書者微者也

## 夏四月辛亥尹氏卒

尹左
作一君一

〔左傳〕夏君一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
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
故曰君氏〔公羊傳〕尹氏者何天一子之大一夫也其稱尹
氏何貶曷爲貶譏世一卿世一卿非禮也外大一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一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
子之大一夫也外大一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一子之
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程子曰〕尹氏王之世一卿古者
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
咸熙及周之衰王一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一官
氏見其世繼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
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汪氏曰〕詩節南山朱子
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按詩
常武王謂尹氏胥及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太師又云
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爲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詢于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策命伯父爲侯伯父又十
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晉文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氏
四年王使尹氏詔周公干襄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一
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子朝二十
十六年以子朝奔楚乃尹氏固皆其族也詩刺尹氏不平天亂靡有定傳記
尹言多等殺天王之弟佞夫寿秋譏尹氏輔子朝
篡逆則尹氏始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
終東權爲亂以民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汪氏曰〕宣王時
吉甫已稱氏春秋推尹武公兩代鄭書字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
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政寵異之而不
名也春秋因其稱氏而筆之於經俾後人考
之見其累世稱氏擅權爲害則爲鑒可知矣或曰
世卿非禮棠棠者華何以作乎〔詩〕棠棠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小序
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任佞之類絕功臣之世馬
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
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
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
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
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受矣〔辟氏曰〕先王之制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矣前王賜尹氏則世官尹氏則世祿之不名所以尊其德也世世御之不名也褒先王之禮而非尊賢之道也王臣不卒尹氏之卒因其交魯之赴而志周之過且紀王官之世也〔張氏曰〕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世忠賢以脩其政而因用致其告春秋即其告而亂之莫使之深根固柢而不可拔故春秋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之深戒也〔陳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於諸侯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十四年二十二年間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為諸侯之主而來赴皆非禮也故書以示譏○〔陵氏曰〕左傳云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拨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姬定十五年以氏辛書姓故諦其姓謂之孟子今聲子非魯同姓諦姓非義

也特書君氏又不定明其為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鵬山楊氏曰〕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附録〕〔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黄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 秋武氏子來求賻（ムロ）

賻音附

此來求之始〔左傳〕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之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命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賵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不可以求之魯雖不歸周不可以不歸魯雖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之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武氏天子之大夫家氏曰出必皆有位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仍叔之子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蓋以仍叔爲尚存之人武氏爲已卒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

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者有父在焉故也臨川吳氏曰同一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王使尹氏武氏助理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爲卿而尹武皆爲世卿可見矣春秋書武氏之子則嫌武氏之子自來求賻仍叔之子不加之字又不見其父在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汪氏曰文九年毛伯求金以王居喪亦不稱使王氏葵義彫子定位於王在喪而使大夫求賻罪在冢宰冢宰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漢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汪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

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當喪不發命令則二年之喪無貴賤之殊矣

而嚴君臣之名分也 汪氏曰稱王使則同於至尊稱冢宰使則故特不稱使

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杜氏田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書

文以示不敬 鄱山揚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赴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可乎知矣 張氏曰惠公之薨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罪不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政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隳體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入隱公二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亡政息王道之不復與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 高

鄭孫氏曰春秋之法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失上者卑之卑之者正其上不與有求也為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失下者詭之詭之者正其下不與見求也 曰賻曰金因喪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贈無求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為恥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為失矣

制矣

##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頴奉馮也以主社稷若棄德不讓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

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以不失人矣立穆公其子馮之命也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脩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太故來告則書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爲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開聘而世相朝〔周禮〕太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盖相問也聘相朝也世相朝也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息亮反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

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司服王爲諸侯緦衰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凡諸侯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曰或不曰者何謹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劉氏曰〕君薨赴以日日月禮之常也臣子以慢則赴不以日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汪氏曰〕赴告以日史以見列國臣子之謹終赴告略史不書日則經無自而書日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趙氏曰〕○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可知而紀也左氏云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
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録云寡君
不祿而已蓋魯同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
易代歷氏曰載書者載盟誓之辭於策具摽同盟
諸侯之名以告神而每國執一也簡牘者使使來聘及有言命之事皆有簡書也
盟聘閒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旨得
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
孚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別於天子也諸侯不生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別於諸侯也太夫書名氏微者名分之法也冢氏曰臣子赴君父以名周人謚名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襲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非例也○汪氏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把于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諸侯曰薨
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
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
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
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孚堂胡氏曰禮天子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書卒或曰聖人畧外以別內夫葬皆稱公魯不書葬外以別內何也奚獨至於卒而別之乎或曰史官在國承赴爲時君惡其薨名而改書卒猶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天子之事聖人之筆削也天時王正猶刊舊史而

正之君名直書而不諱豈有避時君嫌惡之名而
変亂名實以書之乎然則云何不受命不與其爲
諸侯也其在生者或在喪而出會或墨縗而耶戎
或以吉禮從征伐之役皆因此以著諸侯失禮不
臣之狀桀亂之意廣矣【屬杜氏曰】春秋諸侯專恣
不旨不黜而降之於魯猶稱爵者非私魯也若於
魯一黜而書之則後世無以見正禮之稱也○【劉
氏曰】敬棄云日卒正也今正者日纂若亦日曹伯
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射姑卒有月
無日何耶左氏云凡同盟赴以名非也王巡狩四
嶽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於天子死則
相哀患則相恤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苟異方殊州
生不共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
言同盟則赴以名非也【盧陵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也
爲八子馬之在鄭二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圍長
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于曲棘之會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姦椎然



亦宋殤公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弒然
後已焉故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宜公爲之
而反責宜公之推讓非矣

##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
之盟也【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
告者則書之張氏曰石門齊地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
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厲氏未施信於民而民
信憂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汪氏曰〕檀弓注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信故以信其後外恃盟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今按禮書紀禹征苗誓師之辭哀七年禹會諸侯于塗山則誓非一始於啟會非一始於周矣周豐之對哀公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蓋以近言之而畔會之疑始於敬周耳

運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謂英異謂夏殷周英異之主今按夫子謂五帝三代盛時雖未及見而猶有志於行五帝三王之道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陳氏曰〕齊鄭合也外恃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后書昌邑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

以志諸侯之合一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唯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強而鄭莊奸猾鄭佹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已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国交受入伐春秋詳書于第使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與二国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臨川吳氏曰〕盟非盛世事也不得已而有盖為衰世之亂邪罷民誤春秋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以戰伐而敵佹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晉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脇脅齊霸之糾合矣齊鄭盟散而無伯遠已脇脅秦雄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脇脅秦雄齊鄭之并吞矣閼世變者傷之〔汪氏曰〕左傳尋盧之盟

則春秋之前葬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之盟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庸同歃非關於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故特言之盧陵李氏曰齊桓之交始此當是時鄭並以小人之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歃挾天子憑以謀東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因齊僖有小伯之志於是齊侯合黨以仇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寔齊侯之權輿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于此王伯消長之机不在茲乎

##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教作繆后同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或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以其二子莊公馮典之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国而納国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国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呉氏曰繆公之不知人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国乎典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穀梁傳日葬宋穆公也危不得葬也程子曰諸侯之時皆不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徐氏曰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言葬宋穆公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莅其禁令[周礼]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国之喪礼莅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爲之圍而均其禁[汪氏曰]兆域也踊禁人不令入禁所爲垂限也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

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有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汪氏曰]如徽桓公齊孝公按舊史必皆書葬如魯韋弒隱公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罪父既自匿其弒君之迹安得不葬隱公齊崔杼弒莊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崔杼雖人公孫之里魯與齊姻親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弒国乱礼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襄人哀克葬哀公豈能備礼而春秋書之邪

葬而不書葬是諱其辱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汪氏曰]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胡氏曰 宋桓公襄公成公
三世不書葬者治其罪也 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
門之外者矣 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而經不書葬是避
其號而不葬者也 杜氏曰 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絶而不書 怠於禮而
不往弱其君而不會 汪氏曰 滕邾魯三 君書卒三世不書葬邾亦七
君書卒五世不葬皆宿書卒皆不葬是皆怠於弔送數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會葬
堂胡氏曰 葬非爲死者而葬之也亦所以生者而助其所不及也 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
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

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張氏曰 宋公爵也其稱公典齊衛異矣穆公謚也諸侯
而私自謚者也 家氏曰 賤不誅貴少不誅長天子合請謚於王王然春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於王
而崩諡於郊諸侯薨諡於王春秋諸侯臣子之謚其君者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謚法爲子議父臣議君而除之
罪 汪氏曰 暴秦以謚法爲子議父臣議君而除之春秋譏私謚者非謂其臣子議君父也特以不請於王而罪之耳後世諸侯王宰相百官死而加謚必請於太常其得春秋之貞欤又曰經書諸侯卒者一百二十有四而書葬者七十卒而書葬者八十有六其間弑而書葬者七十有九 聖○ 汪氏曰 此葬宋穆公合五月之即而書日穆公非弑其國無亂雖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馮已去則無謀亂者矣不可謂危不得葬蔡桓侯三月而葬書曰蔡季賢而請謚不可謂渴葬齊惠公三月而葬魯君奔喪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往送葬齊国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晉伯方盛平公嗣業諸卿和睦不可謂慢葬而皆不日衛穆公六月而葬宋文公七月而葬並書皆二十国皆無乱而傳謂宋文公始厚葬葬不可謂痛之衛桓公十五月而葬陳霊公二十有一月而葬皆不日非不能葬蓋二君被弑故待討賊而後葬也今考或日或時蓋由魯會葬之礼備国史詳而書日經亦書之魯會葬之礼略国史止書時經亦略之若失葬之遲速則據文考事而義自見若国無乱而葬速葬緩皆以著臣子之失礼国有乱而葬不以其時則以著人君不能防微杜漸於其始俾身没弗藏而継世者不得猶送終之即日責臣子及天下諸侯方伯連率之緩於討賊也故劉氏曰公羊之說非也

附録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懲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禍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禍乃老

壬戌　桓王元年　四年　齊僖十二　晉鄂五　衛桓十六　蔡宣三十二　鄭莊二十五　曹桓三十八　陳桓二十六　杞武三十二　宋殤公與夷元年　秦文四十七　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此伐国取邑之始公羊傳曰伐国不言取邑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曰伐言取邑者何也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杜氏曰杞国本都陳留雍丘縣東北有婁鄉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周封之三十六年寖于公亡国杞始并之遷都寖于僖十四年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寖寖于杞又遷都邾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張氏曰杞夏后氏之後周封之三十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啖氏曰凡先言伐国下言取邑者明其国之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曰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陸氏曰不能申明直理但專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惡同辭言之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罪志在貪利故書伐書取見王法所當誅也辟氏曰諸侯曰天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宇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高氏】曰牟婁切鄰於魯魯無亟鄰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汪氏】曰春秋書外伐國者一百二十有八惟此書伐書取餘書取代敗者一蓋中業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城邑今白奪之於此明日并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興殘民爲重而土地之壤奪不服諭矣是知此年伐杞取牟婁乃一經特筆聖人實深致意焉○盧陵李氏曰取宇例胡氏曰悉虜而俘之曰取師之于雍立于邑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卻邑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二例亦略相通矣左氏以取爲易又曰不用師徒之有故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完音丸州讎作祝後同

此書弑之始左傳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羊傳】曷爲以国氏當国也【穀梁傳】天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孫蓋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之冤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

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
國也 [茅堂胡氏曰] 春秋絶州吁屬籍著宗室公族之有寵者不可以政當国主兵之意萬無
知亦公族太夫而絶其屬籍義與此同或曰必若
此言春秋之法非一通一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典政
乎曰尊賢然後能親親急親賢爲堯舜之道則親
之賢者必先得於睦之賢者不偏於寵愛其親屬
而無尊賢之事也經書季子来帰不言公子兼親賢之道其法可謂通矣以公子之道
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
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
弗禁石碏盡子忍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
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

在於端本清源 [汪氏曰] 本正則末不正源清則流不濁 以衛詩緑衣
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
莊公是也 [汪氏曰] 按詩朱子傳緑衣乃莊姜賢而
失位刺莊公惑於嬖妾燕燕乃莊姜送歸大歸於陳莊姜
賢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終風乃莊公
暴慢無常莊姜正静自守故作日月而傷已之詩
[張氏曰] 衛国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縦其好兵
而不中之禁公存之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
則乱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弑
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
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寵之戒也夫君臣父子
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乱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
使内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碏之諫足以悟矣慢而
禍後嗣可謂悔矣 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董子語見太史公自序陳氏曰隱桓
莊之春秋凡弑君之賊皆名之汪氏曰州吁不稱
公子程子謂州吁身爲大惡自絶於先君故不得
爲先君子孫文定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
大惡故以国氏今按二十義盖互相發州吁桓公
而自立罪兼篡弑與闍職卽歜之徒懷忿挾怨而
輒動於大惡者又胥捐舊史必皆稱公子以聖
名以弑及其誅戮亦止書名以著人削之以示天討之也通諸一經弑君者二十一
有五稱世子弑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
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
者三齊商人鄭帰生楚比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
晋里克趙盾陳乞衛寧喜稱人
者三稱国者四稱闍稱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
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国其所担君而至推之丸

於君父窮凶極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然考其所由
致之故則爲之君父者必先失其道以及於此則首
惡之名寧不爲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
其屬與氏者兩致其貶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所
謂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而其罪亦不可揜矣其稱人
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乱其罪不在民上爲国人之所欲弑之
以弑者謂多行無道衆叛親離於民故稱国稱人以明君雖無道通国之人皆欲弑之
而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特蔽賊
於国人則操刃爲大惡者可知矣戒爾稱国以弑不
書其人則著當国執政大臣之罪而其所以爲當
国大臣之所弑則必有由矣稱闇以弑而不稱君
則見闇寺之賤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於不
克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視如路人
又非闇人之比故并不書弑夫弑逆之賊固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君之
不早辨以陥於大惡豈非古今之龜鑑哉○劉氏
曰敎梁謂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督萬豈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云云祇而代之公子商人豈非祇而代之乎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也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遇者草次之期杜氏曰遇者二国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朱子語言草草不成禮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告次亦有恭肅之心焉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北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



其禮爾趙氏曰簡禮而會曰遇忽有避逅相遇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簡易以遇之禮相見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有主客相見之義以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放恣出入無度私爲避逅之約簡略慢易無禮有如適值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

君之禮則莫適丁歷反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敦二十年遇清莊二十三年遇防莊氏曰此年遇清莊二十四年齊陳鄭遇垂二十二年宋齊遇梁莒遇濟僖十一四年遇防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高氏曰】國君之出必有卿大夫車徒之從旌旗之識使人候於竟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各逞私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然非先王之法也【張氏曰】春秋因事而書以譏之禮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汪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鳩汝方二子孟子遇宋牼於石丘是也公穀釋名義皆謂不期為遇左氏此年傳與戴記之說則以未及期為遇左氏遇眾立之傳則皆云先為之約而會若古禮也未及期或秘為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覩昭公孫於齊而公羊記其以遇禮相見則知非不期之遇耳然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又期而不至者也古者諸侯因王事而遇倉卒之間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頓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數耳怠惰慢易馴致於期而不至則數詐尤甚矣世變愈下風俗之偷良可嘆矣○【陳氏曰】歎衆云遇者志相得也為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一一君出一一君要之假如實然忽以會禮相見豈得書遇哉【劉氏曰】歎衆云及者內為主志相得非不期也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左傳】宋殤公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叛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天州吁弒其君而眉用其民於是乎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程子傳】宋以亂成必不免也樓諸侯以伐鄭固為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脩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張氏曰】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上蔡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鄭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朱子曰】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



況衛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同堂吳氏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是年春秋已絕筆而猶請討陳恒作春秋者莫如孔子用春秋者亦莫如孔子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胥堂胡氏曰】晉益州刺史皇甫眘為寧州將張宏所殺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宜即進討濬欲先請毅止之曰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即發兵追宏而以擅興罪濬是得春秋之旨矣

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胥堂胡氏曰】春秋有誅亂臣賊子之法凡數十條如伐鄭以宋公為首惡書衛人立之類孝者知此義則能守死善道當弒之際而不從亂臣賊子見其義則懼及其身而不敢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亂臣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宋自馮出居鄭之后馮以嬖入公立公子馮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國鄭莊欲定其位告宋求討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宋率陳蔡以同伐鄭夫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二正當脩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逆賊內懷見討之懼而欲交殤公苟名其為賊告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休于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皆是日從事于兵而弒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汪氏曰】即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小序說州吁勇而無禮極為淺陋今考魯

衆仲不自其元兇大憝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 秋翬帥師翬請諡

【此大夫會伐之始】【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穀梁傳】翬者何公子翬也【公羊傳】翬者何羽父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隱公曰吾老將授子國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將老馬公子翬恐其信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貶乎翬不稱公子公子翬之人積其險惡非一朝一夕攜之



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無是以及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辟氏曰]師出而後告廟謂之請師於卿子於公子豫請往弗許遂行[孫氏曰]元年經故不書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之於早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程氏曰]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大易言陰陽昭見於乾坤初爻其象為履霜蓋霜者陰氣之始凝陰盛則水凍而為冰堅冰陽物而為冰極盛也 宋公來乞師

陰主殺故弑君若不善之積自微至著亦猶微陰漸積而至於極盛也 宋公來乞師

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義也暈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異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暈已使主兵而方命乎[張氏曰]方命者逆命也而不行也[汪氏曰]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陳氏曰]會伐未有言帥師者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暈弑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嘉呂氏曰〕書師則軍專伯會伐宋不言師師家氏曰〕不稱公子去族之誅也桓之弒軍為首惡故當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弒君之罪及桓世而仍其公子之號明其與桓同惡也此春秋誅討亂賊始見於魯事之著也〔杜氏曰〕外大夫稱人內大夫貶皆去族○〔汪氏曰〕軍不稱公子翬為貶無駭未賜族始傳無說則軍溺可以無駭言之或謂軍本再命大夫其後桓公立進為三命始書氏今者公子非氏若臧孫仲孫乃氏也若曰未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諸侯之子稱公子孫之子乃以王父字為氏桓三年稱公子翬則翬未賜族明矣傳稱去氏蓋以不稱公子同於夫族耳若曰翬非命卿據經則兩帥師會伐據傳無駭卒而請謚與族滕薛爭長而公使請於薛侯若非命卿未必至者是親疆用事也曰未賜族非命卿義不可通況無駭為司空則亦為命卿矣特未賜族故止書名

惟先公之子而不書公子乃為貶爾〔盧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翬弱皆貶辭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孫豹叔老之無貶者伯令也獨貶翬之說公裁以為翬有弒隱之罪故終隱之篇貶之然翬未弒而先貶恐無此理故胡氏從左得會伐未有言帥師而翬兩言帥師帥師蓋大夫事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君者矣

##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程子曰〕來虐用其民鄭當誅之賊而興之同伐伐人之罪大夫二國構怨而他國興之同伐伐其罪非也再序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曰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

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圍
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
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
亂臣之法嚴矣〔宋嘉呂氏曰〕州吁弒君之賊未能
夫子沐浴之意孰詳諸侯使宋公如
賊之謀脩一已之慈合四
合而圍又帥師會之亂臣賊子之勢益張故書圍
師師而再序四国以伐鄭四国之兵方
逮闕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
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
於文以同文為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於
是公子初弒君之變不能討之猶猶



有臣子也而五国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弒君
天下之大惡也五国之君大夫有人心焉不若是
甚矣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圍帥師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圍帥師會
再見焉特書之法嚴矣〔張氏曰〕再書四国者乃重
言以見其罪惡之不可勝誅既叙之又重叙之所
以反覆痛切宋殤失討陳桓縱奸蔡無人黨乱賊以
視臣弒其君之大惡戾從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
可親魯輩又從而襲之遂使中国之人視為常事
未幾魯宋倫胥繼乱孰者於此滿知聖人傷世變
扶天理之深上書〔汪氏曰〕春秋一經書再重復者有
五焉五年會盟首止九年會盟于宋
鄭袁二十七年會盟于宋
昭十三年會盟平丘惡也此年伐

#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卜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国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君君敢即圖之陳人執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其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州吁之擊失嫌也其月人或謀深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州吁之擊失嫌也其月人或謀之也于濮者謀失賊也〔程子曰〕稱衛人以辭也舉国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在曹衛之間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學堂胡氏曰〕陸淳云經中一字褒貶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說是也或褒而稱人或美而稱人或貶而稱人或賤而稱人或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

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七反略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和氏曰〕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於尊卑皆得殺之凡其罪無赦〔宋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何氏曰〕明国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范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国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之言人人得討之〔顧氏曰〕有弑君之罪者則臺陵李氏曰〕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微舒弑盈良霄是也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之臣故書法同晉里克弑君而惠公殺之不以其罪故不予以討賊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故不成其爲賊商人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若罪脅蔡国人不以其義爲賊而君之也

著諸侯之罪也【范氏曰】識其不即討乃至于濮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卿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氏】【閔】撫一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之而無間於尊卑又使亂臣賊子雖竊發於一時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欲逃無所也【東氏】【閔】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乎

人得書衛人殺之不得書苟不能討雖以文十七年四国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也而非討則雖以襄二十五年二十二国之君伐秦不書伐矣【家氏】【閔】不書衛石碏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之所同也書石碏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有罪矣故推書衛人言衛国猶有人能以討賊爲事也【汪氏曰】宋萬之弑宋人求賊于陳慶克之弑魯人求賊于莒皆責賂而後與今此陳人能執州吁而不匿賊取賂亦貪矣然陳乃衛桓之母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贖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吁而止著衛人之殺之也杜預且謂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云然也夫篡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碏謂王覲爲可實以元惡大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久春秋之時習爲邪說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弑隱則棄

許田而與鄭盟越宣弑赤則獻濟西而結齊貢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貶之所在越千百年杜預反引之以釋經天理泯滅壹至此極憖可冀哉又見莊公九年注

#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晉貝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不當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衛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衆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衆雖欲立之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貪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請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人衆辭汪氏曰殺州吁衆辭乃王法所當討而衛人皆欲討之故書人以罪之美惡不嫌同辭無二王之命而衛人以私意欲立而擅立之故書人以善之立晉衆辭乃衛人立者不宜立也胡氏曰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寔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汪氏曰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之衛人立晉一国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廬陵李氏曰晉與子朝皆不當立晉爲国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若朝之得衆疑於當立故特去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子之以見之也〔胡氏曰〕立者非前傳後凍之正所立雖是亦非正礼也所以着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並立公子之子於次當立又四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何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宜立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是諸侯之子不必命於天子特以公子之親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国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国矣〔高郵孫氏曰〕晉以国人衆立宜有得立之礼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明不猶立之義〔陳氏曰〕爭国不稱公子晉易爲以爭国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傀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

国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誅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弑也馮之弑也御說立晉靈之弑也黑臀立厲之弑也周立皆不書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廬陵李氏曰〕謝氏云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絀〔張氏曰〕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文華弊之政積排圖治之思而后可以保国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擅兵以脩怨為事則知其無安国本之志矣〔家氏曰〕衛人以晉為賢而立之而晉也志得而驕晚為獸行新臺之刺作焉是以春秋於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見衛乱之所從始○〔陸氏曰〕啟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癸亥　桓王二年　五年　晉鄂六奔衛宣公　齊僖十三　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　杞武三十

十六　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　杞武三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 宋 殤二 秦 文四
十八 楚 武二十三

## 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君臣山林川澤之實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而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觀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一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一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齊上之邑也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親大功魚之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兗州魚臺縣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宋子曰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不敢無事慢遊以疾其民也是

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田〔汪氏曰〕朝于京師于方嶽王事也春耕秋斂民事也〔蘇氏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隱公怠棄国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于棠可謂非事者矣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張氏曰〕昔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游于田又曰無邁曰今予告成王曰毋皮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国而治人一或惟睦樂之從則將以逸謀而滅德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隱公蓋非為宗廟嘗魚而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公往觀之特為遊觀之樂爾〔汪氏曰〕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周正月未當嘗魚之時況僖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之為嘗魚而往明矣苟隱公果為嘗魚薦廟則為常事得禮而不書矣且天王之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意逸遊其罪何所逃哉

**附録**〔左傳〕曲沃并伯以王命誅晉哀侯之弟武侯武侯之子曰孝侯孝侯之子曰鄭桓侯桓侯之子曰莊伯莊伯之子曰釐侯釐侯奔隨

#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曰見臣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

衛亂是以緩〔汪氏曰〕桓公被弑八月而后克葬魯往會故
後討賊十五月而后克葬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
書〔汪氏曰〕非魯史無由紀其葬則魯史有之大人道之大變逆終臣子之大
賊討矣事君弑而臣子能討其賊則逆終之責塞矣〔汪氏曰〕弑逆者行之迹所以表德周
盡謚者行之迹〔范氏曰〕謚公制謚一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
名所以勸善而懲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謚法〕
辟土服遠曰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
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呂氏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
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王
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

秋執事直書而罪自見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
殺於婦人之手〔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子之手婦人之手不死於婦人之手
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
忽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葬至於葬
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葬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
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
過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張氏曰〕春秋之時為臣
子者皆無以正君父之終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旨桓公名
桀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
鄭莊皆非弑何以月葬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附録 左傳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滑雚以三軍軍其前 祝聃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 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伐翼 ○曲沃叛

**秋衛師入郕** 郕音成 公作盛

左傳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公羊傳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 將尊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 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人 君將不言率師 書其重者也 穀梁傳 入者内弗受也 郕國也 將卑師衆曰師 程子曰 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君爲喪爲重乃興師報怨入人之國 書其失道也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 汪氏曰 僖元年諸侯救邢遷夷儀諸侯城之 經皆書師 桓二公救患之功故録其出兵衆之盛也 **有著其暴而稱師著楚戚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 汪氏曰 昭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十月壬午滅陳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一月楚子滅蔡 經皆書楚師所以著荆楚擅興大衆以滅中夏諸侯之國誅其暴橫憑陵之甚也 **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 汪氏曰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同圍郕郕者公之讐也 經書師次而不言公及書師還而不言公至者所以責莊公無名黷武興兵勤民請不書見公以畏之也 衛宣繼州吁暴亂之

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
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家氏曰】衛宣繼亂而立不能懲文華
弊以息民保國爲事而輕動大衆以入人國書以
貶之耳此入郕入而弗有非其力之可以取而不取蓋懼強
知此入之弗有也十年齊鄭又入郕故
國未討故雖入之而不敢遂有之耳【廬陵李氏曰】衛
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衛再入於
齊鄭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
書矣夫以文昭之賢而迫於諸侯
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得不重感乎齊鄭猶
可也衛郕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臨川吳氏曰】衛
與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亂侵衛已非禮衛又
報復而入其國苟入向極且不可況以師而
入兄弟之國乎【雪堂胡氏曰】凡用兵將帥衆稱師輕重敵也將帥尊師以稱將者
其重在將也將帥衆稱師者其重在師也若將

不言帥師者則以君爲重此屬辭爲例之体也然
立例爲法其義深矣主將三軍之命不可不謹擇
也大衆有邦之本不可輕用也民之戴君其尊之
如父母君之視民其親之如子弟子弟之不率
罪當矣此立例爲法之意也○【廬陵李氏曰】帥師之例胡氏取公羊之說而又發
秋之義明甚何氏功惡有大小之說疏者曰將尊
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
主伐鄭稱人而行義是其功大師而無功是其惡大雖亦可
軍然不可以通於諸例也

##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入室也猶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廟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
言尒成公意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爲夫人一也礼庶子爲君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仲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礼也〔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罪礼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則見前此八佾也〔杜氏曰〕成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廢曰宮廟

考者始成而祀也〔杜氏曰〕成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廢曰宮廟

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遂第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音嫡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去声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杜氏曰〕諸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家氏曰〕隱欲諒国於桓故爲其母立廟仲子之卒已久至是始立廟者隱欲以是見其讓國之志耳夫礼必庶子爲君而後其母築宮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桓未爲君而隱爲之築宮以祭其母此乃亂之道也宮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不書非制之礼於是乎書若曰公子之母非魯君所宜爲之立廟也〔严陵李氏曰〕妾祔於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礼也〔穀梁曰〕礼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曰礼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況子未君之時而爲之立廟乎

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汪氏曰〕不稱小君則其爲妾明矣隱公攝讓之實辟不稱夫人

矣〔汪氏曰〕桓母非夫人則隱欲與桓乃諒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弑之罪昭矣〔汪氏曰〕隱將謀桓而桓听羣之諸以弑隱公非篡而何〔存則以〕民繫姓以姓繫號以謚繫謚若夫人也〔汪氏曰〕據文姜至自齊如齊及薨皆稱夫人姜氏葬稱小君文姜〔存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汪氏曰〕諸侯妾母皆稱夫人稱小君稱謚惟定公以哀風而後妾母皆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襄成風敬嬴齊婦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不當別有謚而況妾乎〔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葉氏曰〕凡祭祀常事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汪氏曰〕敎衆云燕毋築宮而君終則廢禮曰妾母不世祭乃燕子爲君之祖乃公子之爲大夫士者之祖也若燕子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党服斬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党服所以



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爲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燕弟之母遂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至至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厥後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祔廟而不書書作新宮則災而書矣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書毀桓宮楹過後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取郜鼎納于大廟猶于大廟猶于大廟仲遂卒于大廟用致夫人大事于大廟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禮皆不書○〔劉氏曰〕敎衆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矣〔陵李氏曰〕書宮例武氏以爲武煬非禮故特書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 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佾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諸侯四佾諸公者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佾諸伯子男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公主之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天子不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厥樂矣〔程子曰〕成王賜魯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之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之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之過也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范氏曰〕佾之說列八人爲列羽雉之羽舞者所執人執一羽不言六佾言佾則于在其中〔范氏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汪氏曰〕武舞執干羽羽翟羽有文也書言舞于羽于兩階蓋二者並用〔吳氏曰〕羽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蓋或翟或翳惟取其文耳佾者舞列之名則干羽皆在其中但言羽則舞干不與矣春官樂師有羽舞有干舞籥師祭祀則教羽籥之舞司干祭祀舞者既陳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授舞器然則祭祀或文舞武舞並用或止用文舞而不用武舞也

初者事之始

服曰初若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汪氏曰洪範初一曰五行易卦第一爻曰初善者復其初惡者窒其初故初者事之端不可不審也

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

杜氏曰魯惟周公得用之汪氏曰祭統成王追念周公所以勳勞者厚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八佾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有天子之禮樂史成王命魯有天子之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今按劉氏意林謂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于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齊桓晉文輔翼襄王其功甚大不過賜命尹氏授策而已耳冒文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豈以魯惠無功於王而遽以天子之禮爲賜之耶以勳勞者而欲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大夫而僭天子之礼豈復有上下之辨朱子曰使魯不用天子之礼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樣子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汪氏曰魯僭天子之礼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群公之廟疑於羽數乃從衆仲而改用六佾羽蓋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循舊用天子所賜之礼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礼乎聖人書曰初獻六羽以著其僭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嘉隱公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群公仍僭八佾厥後成風歌龝定姒齊歸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礼則隱公為仲子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啓之也聖人書此固為隱公嘉而亦深有遺憾云公穀皆云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然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於諸公則諸伯當降於諸侯而用二佾矣

子男復何所用乎況礼經所記廟制堂室旒冕數五等諸侯皆同豈以舞佾而獨異其制乎尸子又謂天子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夫春秋諸侯僭佾書為常魯於郊禘門觀皆不貶損乎且妾廟降於諸侯乃其常也春秋亦不書矣

廬陵李氏曰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討貢古之初也

##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吾邑為道邾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八月其郊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邾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敢知也穀梁子曰先邾人鳥主也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畀邑爲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家氏曰〕邾序鄭上著其爲兵首所以貶也或曰宋實啓釁而邾應之邾其无罪乎曰不然宋之啓釁鄭問邾之際而偪鄭以伐宋因彼之恨復已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爲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国而序乎邾之下亦所以貶也凡爵之爲尊卑則名正〔會盟則先主會征伐則先主兵〕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乱之大法也凡誅乱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孚堂胡氏曰〕兵者国之大事之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蝝書蟲皆爲災也

螟

音冥

〔虫災始此〕〔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螟蟲災之大者故書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音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蟊〔音茅〕

莫侯反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去聲螟螣害稼

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薛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胡氏曰〕書小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是爲省消災之道也〔朱子曰〕書小崩地震螽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宇宙之內一事之遺其常一物不得其所一日旱示異水災及於民亦必書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年冬螽註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譏臣所以蔽災而託於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螽螟之意哉〔汪氏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者三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一蓋宣公以貶兄得国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冬螽螟水旱饑饉之災比歲相仍孰不知恐懼脩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爲後世鑑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敗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刑部立法應蝗捕爲害須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脩省以消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王安石曰條貫已令轉運司申奏安撫司有何限令經制事郡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失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反

〔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弔之加一等〔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也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按左氏臧僖伯卒僖謚伯字〔汪氏曰〕僖伯以先公陳桓未卒而稱陳桓公有寵於王〔高氏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頭魯国之

政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二
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
非二公子家所及故不書葬
傳聞之世也〔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
時事也所聞之世謂文宣成襄王父
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所
明矣公將加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
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二等夫是之謂稱〔去声汪氏曰宜
也謂得賞賢
在直之權衡〕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
與鄒公善去〔声〕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
矣〔永嘉陳氏曰〕教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
而非君也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魯之臣

乎皆以君待之矣非攝也豈有不爵命大夫乎
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尔

##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鄭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
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云〕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
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毀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
伐〔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圍者環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
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汪氏曰〕明年冬書取長
葛則不稱侵伐又不繫
知故圍
經年也
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
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高氏曰〕圍
人城邑者

其兵必衰而稱人者貶之也張氏曰宋殤以弑邾
伐已之故報怨於邾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乃取
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臨川吳氏曰前書苦人伐
秏取一年宴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易也宋雖加兵
於鄭之邑而取之難故圍之經年乃能取陳氏曰
伐国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
伐衛圍菟圃不書至二十二年書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矣春秋
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蜀杜氏曰春秋書圍四十
四伐国而言圍者九此為之首書伐書圍書取惡
之也廬陵李氏曰伐国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
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
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辭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
之圍邑僅四魯一国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
隨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 甲桓王子三年 六年 齊僖十四 晉哀侯光元年 衛宣二十三 蔡宣三十三 鄭莊三十

為 曹桓四十 陳桓二十八 杞武三十
山 宋殤三 秦文四十九 楚武二十四

## 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傳更成也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曷為敗其成吾與邾人未有成也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變其情也

##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

沙隨程氏曰輸如呂刑輸而不中之輸其乎於我臨川吳氏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国昔有忿怨一旦如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不平今悉刻削而使之平上也輸平猶曰納款也上年魯嘗同宋衛伐鄭今鄭釈其然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鄭人畏魯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讎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壞止焉汪氏曰內諱獲故言止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過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汪氏曰鄭來輸誠於我二平曰二年會晉侯伐鄭之意也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急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



讎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高氏曰曰輸平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志在乎平也汪氏曰經書平者凡六唯此言曰輸平輸之爲言墮而非庶言求平矣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魯則魯必不從也

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不苟爲以利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史公曰】利誠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

【張氏曰】鄭莊之納平宋之賂以納祐而未即求訴所以爲敗宋入其術中而不悟也【宋嘉呂氏曰】言來輸則有自毀之意鄭豈誠敬魯哉亦豈誠畏宋魯哉亦之好之甚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離之隙於是爲損以求成耳【東萊呂氏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今鄭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矣平不書必閑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明年宋陳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書鄭輸平以志老姦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慎始也

○【劉氏曰】公羊謂敗五國成數梁謂不果成皆非也平者兩国約不相背二云尔四年伐鄭平鄭人又來請絶前平乎左氏作渝平蓋字誤耳【宋子】來渝平謂宴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命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詛是渝字【盧陵李氏曰】輸平三傳不同公羊意則只是輸寫之誤谷梁以爲魯賂與鄭平而絶之此而絶又生此後白帰秀会鄭之事不合要之皆非的論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講信脩睦之心而深爲台黨敵宋之計是以不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遽請之好利欲之私啚其術中而不覚已求利於魯亦魯亦爲於鄭之雠矣又曰平例五胡氏曰輸平皆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

華元子反之犨也豎斉平者惡魯之附東狄而得平也及斉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国而急於平也此說固然春秋之平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吾及鄭不過平然之平尔

附録 左傳 冀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二十 蓋反

此斉魯交盟之始 左傳 夏盟于艾始平于斉也 杜氏曰春秋前魯與斉不平今棄惡結好此魯未嘗與斉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斉盟蓋皆卻莊之謀也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斉卻丁寧也於是鄭始平於斉魯斉以合諸侯于鹿陵季氏曰斉大師之後受犯于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国莫大焉自師尚父十九



十二世至釐公已稍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為好未可間也故假卻以求魯魯二年猶於輸平之利二年猶於干艾之歃三年猶於防田之歸四年猶於不王之告而魯與文鄭之交固矣他日斉伯之成謂本始此故陳氏曰書公会斉侯盟者四戈斉信小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斉桓圖伯之初也于黄斉景爭伯之初也于鹹斉昭爭伯之初也于艾斉桓圖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會明斉志也柯獨不書日信之合五國之師伐卻又出師圍宋深矣去年與鄭伐宋未足以釈其怨故特平斉魯汶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盟而曰卻莊合斉侯盟于艾二年斉卻盟召門知斉欲為盟主也書盟于黄著斉信小伯之始書盟于艾著斉信小伯之終前乎干艾難乎干黄難次乎干黄而無盟矣此書盟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 秋七月

附録 左傳五月庚申卽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之陳侯曰宋衛實惡誰卽伐對曰宋衛實惡不可長也陳亦惡不可長惡鈞惡不悛徒自及也雖欲救之其誰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迩其猶可撲滅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傳 此無事而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迺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成歲故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正月備而後成歲也

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虧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何氏曰歷二十四時之元事則書其始死事則書其始

月春以正月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明王者繼奉順四時之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正矣孔氏曰年有四時一交錯互舉以爲文史記之名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兼冬名見而既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存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汪氏曰乾健也天之德也天君子以至健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一時之間以多大地而贊化育元者物之始於時爲春其在人則爲仁其發則惻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月令天子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體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時爲夏其在人則爲禮禮其發則辭讓之情而所以品節乎親仁民愛物之等差者也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賢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爲秋其在人則爲義義其發則羞惡之情而所以斷制事物各得其宜者也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飭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爲冬其在人則爲智智其發則是非之情而所以分別事理以宰中万物者也月令天子察阿黨偪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飭兵死事是體乾之貞春秋於每年備四時一明下人君當奉若天道體乾之四德首時必書月明下人君當謹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頒其政令而禮樂征伐行於天下諸侯奉王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其理一也　若夫上下異

致夫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汪氏曰聖人致夫人之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自聖人以下不能體乾之四德亹亹有差則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下憂應之宋神宗時王安石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王珪言天象飭如此必至於用兵亦天數也此皆人臣不能諫人君敬省以不通春秋之義而以爲天人異數故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程子曰宋人之圖長葛歲祖周矣其虐民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諸侯弗救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胡氏曰不繫鄭葬伐者因上伐

宋人特彊圖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汪氏曰〕彼此皆列国而伐之以圖其邑是恃強也圖之期年是久役也衆而攻之是用力大衆也卽邑而已取之是非所有也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礼〕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一曰馭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賢害民則不服也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礼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国以為屬長十国以為卒卒有長州有伯　鄭人土地天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有其罪著矣〔汪氏曰〕彼此皆列国而伐之以圖其邑是恃強也圖之期年是久役也衆而攻之是用力大衆也卽邑而已取之是非所有也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礼〕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一曰馭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賊賢害民則不服也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礼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国以為屬長十国以為卒卒有長州有伯　鄭人土地天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



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已心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鄭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去聲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張氏曰〕宋自三十六年圍長葛經十年不解志在必取卽位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及交結於魯以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殤雅若

得ル志ヲ而後ノ日終ニ受ケ即チ莊ノ報復ノ慶ヲ國ノ喪ヲ師ノ以テ及ス其ノ身ニ

[注氏曰]或ノ云ク文ノ定言善悪之應典佛氏所ノ謂果報者ノ相似ノ非也易ノ文言於ケ坤之初六ニ曰積善之家ニ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ニ必有餘殃蓋之上九ニ曰積不足ラ以テ成ス名ヲ惡不ル積不ル足ラ以テ滅ス身ヲ小人以テ小善ヲ爲ス无キト益ヲ而弗ル爲ス也以テ小惡ヲ爲ス無キト傷ヲ而不ル去ラ也故ニ惡積テ而不ル可ル揜ヒ罪大ニ而不ル可ル解ク曾子曰ク出ス乎爾ニ者ハ反ル乎爾ニ天ノ道好ク還ル無キト毫髮ノ爽ヒ此レ乃チ福善禍淫ノ必然之理ナル也若果報之說謂ル今ノ世爲ル人ノ後ノ世爲ニ異物ニ負ヒ然ル於幽陰之所ニ豈有ラ是ノ理ニ也哉○[劉氏曰]左氏作ル秋取ニ長葛ヲ杜氏云ク冬告ケ非ル也史之記事雖レ據ニ赴告ニ至ル其ノ月日ニ依ル先後次序ニ假令以テ二月ノ出ル師ノ逾テ時ニ來テ告ケ猶言ヒ二月ト也豈據テ告ケ時ニ書ス紀ス之ヲ於夏ニ乎左氏雜ヘ采ル當時諸国史策有ル用ヒ夏正ヲ者ハ有ル用ヒ周正ヲ者故ニ經ニ云レ冬ト傳ニ云レ秋ト也

[附錄][左傳]冬ノ京師來テ告ケ飢公爲之ニ請ヒ糴ヲ于宋衛齊鄭ニ禮也○鄭伯如ク周ニ始テ朝ス桓ノ王ニ也王不レ禮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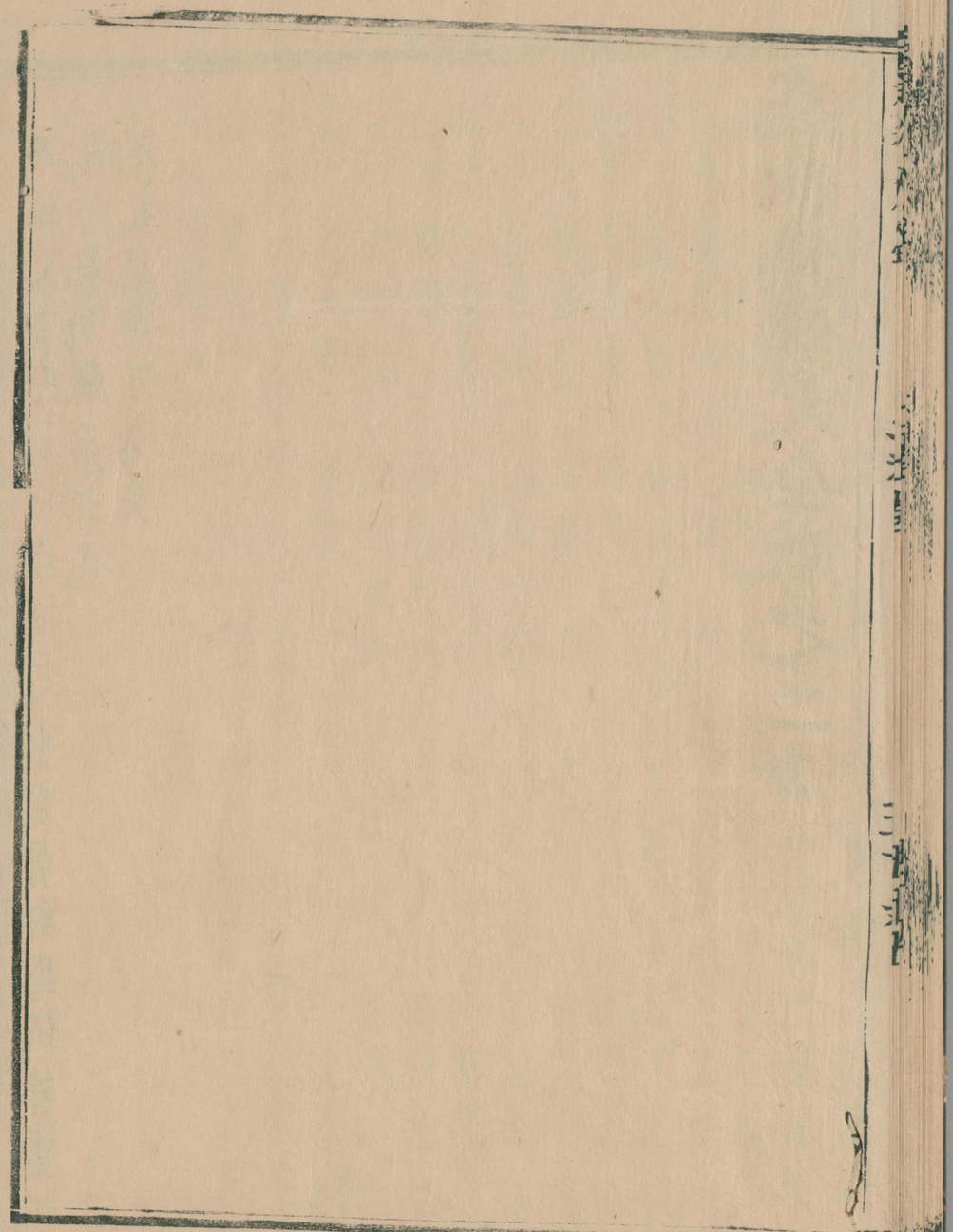
周桓ノ公言テ於王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ニ依リ善ヲ勤ヲ來ル者猶ヲ懼ル不レ敢ハ況ヤ不レ禮ヲ焉ノ鄭不レ來ラ矣

#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3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